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SHENPAN

审判

(奥)卡夫卡 著 徐逸林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SHENPAN

审判



(奥) 卡夫卡 著 徐逸林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判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徐逸林译.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403-2
I. ①审… II. ①卡…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1336号

审判

(奥) 卡夫卡 著; 徐逸林 译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17千

书 号: ISBN 978-7-5676-0403-2

定 价: 15.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 被捕.....	1
二 初审.....	27
三 空荡荡的审判室 学生 办公处.....	42
四 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朋友.....	64
五 打手.....	71
六 K的叔叔 莱妮.....	77
七 律师 厂主 画家.....	96
八 旅行推销员 解聘律师.....	141
九 在大教堂里.....	169
十 结局.....	191

— 被捕

一定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毫无原因地被捕了。每天八点钟，女房东的厨娘就把早餐端来，这一天她却没有露面，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过。K又等了一会儿，靠在枕头上，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位老太太，她好像正用一种对她来说可能是少有的好奇目光看着他。K觉得又气又饿，便按了按铃。他随即听见了敲门声，然而一个他从来没有在这幢屋子里见过的人进了屋。此人身材瘦长，但是体格相当结实，穿着一套裁剪得非常合身的黑衣服。衣服上面有各种褶线、口袋和纽扣，还有一条束带，其装束像是一个旅游者。看起来他身上的一切好像都有用，只是人们不大清楚，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但是，那人并不理会K的问话，好像他本人的出现用不着解释似的：他只说了一句：

“你按铃了吗？”“安娜该给我送早餐了。”K说。然后K默默地、聚精会神地琢磨起那人来，打算弄清楚来者究竟是何人。那人没让K琢磨多久，便转身朝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一条缝，以便向一个显然就站在门后的某人报告：“他说，安娜该给他送早餐了。”之后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短暂的哄笑声，算是回答；这阵笑声听起来像是好几个人发出来的。虽然那个不认识的人没从笑声中听出什么名堂来，毕竟自己也没有主意，但是他像传达一个命令似地对K说：“这不行。”“这可真新鲜。”K大声说

道。他立即从床上蹦起来，急忙穿上裤子。“我得瞧瞧隔壁是些什么人，看看格鲁巴赫太太该怎么向我解释这件事。”然而，他立刻意识到，他本不应该大声说这句话；因为这么做就等于以某种方式承认，那个不认识的人是有关关注他的行动的。虽然如此，他觉得此事在当前无关紧要。出乎意料的是，不认识的人倒真是这么理解K的话的，因为他问道：“你不觉得你留在这里更好吗？”“要是你不说明你是谁，我既不待在这里，也不会让你跟我说话。”“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不认识的人说。听到这句话，K自作主张地猛地把门打开了。他走进了隔壁的房间，脚步慢得出乎自己的意料；乍一看，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仿佛是前一天晚上就摆好了的。这个房间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里面有各种家具和陈设，地毯、瓷器和照片摆得满屋子都是。可能起居室里的空间比往常大了一些，但是刚一进屋是不能马上发现这点的，尤其是当房间里敞开的窗户面前出现了一个男人的时候。那人抬起眼睛，瞧了K一眼。“你得待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难道弗朗茨没对你说过吗？”“说过了，但是，你为什么会在哪里？”K一边问，一边把他的目光从这个刚刚见到的人身上移向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他还站在门旁。接着K又把目光移回来，他透过敞开的窗户，又看了一眼对面的老太太。她怀着老年人特有的好奇心，走到正对面的窗户跟前，打算看看这儿发生的一切。

“我还是去找格鲁巴赫太太吧……”K说。他好像急于摆脱那两个人（虽然他们离他相当远），打算走出屋去。“不行。”坐在窗前的那个人说。他把书扔到桌上，站了起来，“你不能出去，你被捕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K说，“不过，为什么逮捕我呢？”他加了一句。“我们无权告诉你。请你回到你的房间去，在那儿等着。现在已经给你立了案，以后会按程序把一切都

讲给你听的。我这么随随便便地跟你讲话，已经超出了应有的指示范围。但是，我希望除了弗朗茨以外，谁也没有听见我讲的话；弗朗茨刚才对你也太随便了，同样违反了对他下达的明确指示。因此，在选择你的看守方面，你是幸运的；假如你继续这样走运，你就可以对最后的审判结果感到放心了。”K觉得自己应该坐下来，但是他发现，整个屋子里除了窗前有把椅子外没有地方可以坐。“你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告诉你的都是真话。”弗朗茨说。他和另外那个人同时朝K走来。看起来那人比K高得多，不断拍着K的肩膀。他们仔细看着K的睡衣说，他现在不应该再穿这么考究的衣服了，他们将负责保管他的这件衣服和其他内衣；假使他的案子结果不错，以后他们会把这些衣服还给他的。

“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比交到仓库里去要好得多，”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经常失窃；另外，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而无论你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你呢，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类案子会拖多久，尤其是近来这些日子。当然，最后你也能从仓库中得到一些钱；但是，首先他们付给你的钱那么少，因为他们把你的东西卖给了最老练的行贿者，却还不是那位出价最高的顾客；其次，大家都明白，钱每隔一年，和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减少很多。”K对这种劝告丝毫不放在心上，他不认为别人有权支配他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必须非常了解自己现在的处境；但是，有这两个人在他身边，他甚至无法思考。第二个看守——他们准是看守，不会是别的人——的肚子老是相当友好地顶着他。只要他一抬眼，就会看见一副和他的胖乎乎的躯体毫不协调的面孔：这是一张干扁、瘦削的脸，上面长着一个向一边扭曲的大鼻子。他的目光好像正越过K的头和另外一个看守交换着看法。他们可能是什么人呢？他们正在谈

论些什么？他们代表什么权力机关呢？K生活在一个有正式宪法的国家里，全国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那么谁竟敢在他的住处逮捕他呢？他一直倾向于对事情采取不在乎的态度，只是当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时，他这才知道事情果真会这么坏；并且即便危险就要发生，他也不为明天担忧。同时，他觉得当前采取这种态度并非上策，他当然也完全可以把这一切当作是一个玩笑，一个他在银行里的同僚由于某种不确定的原因而策划的不甚高明的玩笑。可能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的生日，这当然是可能的。可能他只要朝着这两个人的脸会意地笑笑就行了，他们准会和他一起开怀大笑。可能他们只是在街角工作的搬运工——他们看起来很像。因此，他只瞟了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一眼，就决意暂时不放弃他可能在这两个人面前占有的优势。以后，他的朋友们有可能会这么说，他竟然不知道开玩笑，这种小小的风险是存在的。虽然他不习惯从经验中学习，但他回忆起来，在几次不太重要的场合中，他不顾所有朋友的劝告，不考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意孤行，最后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那种事绝不能再发生了，起码这一次不能重演；但是假使这是一场喜剧，那他就要坚持演到底。

起码现在他还是自由的。“请原谅。”他说着，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疾步朝自己的屋子走去。“看来他是知趣的。”K听见他们中的一个在背后说道。刚一进屋，他就拉出写字台的抽屉：没有一件东西没有放整齐；但是，他太激动了，一下子竟没有找到能表明自己身份的那几份证件。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执照；就在他正想拿到看守那儿去的时候，忽然觉得，这种证件完全没有用。于是，他便接着继续寻找，直至找到他的出生证为止。他又重新走进隔壁房间，对面那扇门开了，格鲁

巴赫太太出现了一下。他只看见她一会儿工夫，因为格鲁巴赫太太一瞧见他就感到十分尴尬，赶紧向他道歉，然后便退了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他真的有时间对她说：“进来，进来吧。”但是，他所做的只是呆站在屋子中央，手上拿着证件，看着那扇再也没有打开的门。直到听见看守叫喊了一声，他才醒悟过来；他发现，两个看守正坐在窗旁的一张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本来属于他的早点。他问道：“她为什么不进来？”“她不能进来，”高个子看守说，“因为你被捕了。”“什么，我被捕了？以这种滑稽可笑的方式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说，你现在又想从头开始啦？”看守说着，把一片涂着黄油的面包放在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类似问题。”“你们应该回答，”K说，“这是我的证件，现在请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第一个是逮捕证。”“哎哟，我的老天爷，”看守说，“但愿你能了解自己的处境，不要再这样徒劳无益地来麻烦我们啦，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人对你都要好，我们对你的关心胜过其他人。”“的确是这样，你可以相信这点。”弗朗茨说。他手里拿着咖啡杯，但是并没有举到嘴边，而是久久地、表面上看来意味深长地，然而又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看着K。K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地和弗朗茨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虽然如此，他仍用手拍拍自己的证件又说道：“这是表明我身份的证件。”“你的证件关我们什么事？”高个子看守反问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还不如一个小孩。你想做什么？你认为用索要证件、逮捕证之类的东西为借口，和我们——看管你的人——吵闹，就能使你这桩微妙的案子早点结束吗？我们只是地位卑微的低级职员，正式文件中很难找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和你的案子丝毫没有关系，每天的任务只是看管你十个小时，并因此而领取工资。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

情况。我们很清楚，我们所服务的高级机关在下令逮捕一个人之前，一定充分了解逮捕理由以及犯人的特征，在这方面是不会出错的。据我所知，我们的官员们——我认识的其中级别最低的官员——是从来不会到民众间去寻找罪过的，他们是像法律中说的那样被罪过吸引过去的，然后就把我们这些看守派来。这就是法律。怎么可能出错呢？”“我不了解这个法律。”K说。“这对你来说可糟糕之极了。”看守回答道。“这项法律很可能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心中。”K说。他想通过某种方式获得看守的想法，从而使自己在他们面前非常有优势，或使自己去适应他们。但是，看守只是用令人扫兴的口吻说道：“你会违反法律的。”

弗朗茨打断了他的话：“你瞧，威廉，他承认他不了解法律，但是他又声明他没罪。”“你说得没错，你永远也不能使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变得聪明起来。”另一个看守回答道。K没有再搭腔。

“难道说，”他想，“我应该被这两个可怜虫的胡言乱语搞得头脑更乱吗？他们承认，他们已经说了有关自己的所有情况。然而，他们讲的事情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只有十足的蠢笨才会使他们这么相信自己。平时我只要和与我智力一样的人讲几句话，就能把所有事情搞得非常清楚；而跟这两个人即便啰唆几个小时也做不到。”他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一阵，又看见了马路对面的那个老大妈：她正搂着一个年纪比她还要大的老汉的腰，把他拉扯到窗前。K觉得应该让这出闹剧结束了。“把我带到你们的长官那儿去。”他说。“等他下指令时，我便带你去，现在不行。”那个叫威廉的看守答道。“我劝你，”他接着说，“回到你的房间里去，在那儿静静地待着，等到上级作出决定为止。我们对你的忠告是，别因为一些无谓的想法而想入非非。你要认真思考一下，因为可能会对你提出一系列重大问题。虽然你对我们不像我

们对你那么友善，但是你忘了，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和你相比起码是自由的。这是一个不小的有利条件。当然，假使你有钱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为你买一些早点回来的。”

K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没有对看守的提议作出回应。假使他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打开通向客厅的门，或许那两个人不会有胆量来制止他，又或许这是解决整个事件并终结它的最简单的办法。但是，他们也有可能会抓住他；只要一被抓住，他就失去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拥有的优势。因此，他摒弃了快速解决的办法，选择了一种稳妥方式：听凭这件事情自然发展。于是他走向自己的房间，没有和看守再说一句话。

他躺在床上，从脸盆架上取下一个挺好看的苹果，这是他头天夜里搁在那儿的，准备今天早餐时吃。然而现在，这便是他能吃到的全部早点了。他刚咬了几口便深信，无论怎么说，这个苹果要比从那通宵营业的邋里邋遢的咖啡馆里所能买到的早点好吃得多。另外，殷勤的看守答应帮他到那儿去买点吃的来。他觉得很自在，于是充满了自信；不错，今天上午不能到银行里去上班了，但是，他的缺席很容易被理解，因为他的职位比较高。那么他应该把缺席的真实原因讲出来吗？他认为必须这么干。假使他们不相信——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可以想到的——那他就请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甚至让马路对面的那两个不认识的人作证，他们现在可能又走向正对着他房间的那扇窗前了。K觉得诧异，起码当他想到那两个看守的做法的时候：他们竟然让他回到自己屋里去，把他一人撂在那儿。他在屋内有很多机会可以自杀。不过，他同时也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看问题，扪心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他才有可能自杀？是因为两个看门人坐在隔壁，还攫取了他

的早点吗？自杀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行为，即便他想自杀，他也不会让自己走上那条不归路，原因就在于这个行为是无意义的。假如这两个看守的愚蠢并不是这样非常明显，那他就有理由认为，他们也觉得让他一人待着不会有危险，原因同上。他们现在完全有权监视他的行为。他走到食柜跟前，里面有一瓶上等白兰地；他倒满一杯，一饮而尽，以弥补没吃早点的损失，然后又干了第二杯，为自己打气，最后又喝了一杯，用来垫底，以防不测。

忽然隔壁房间里传来喊声，这让他大吃一惊，牙齿在杯子上磕得“格格”作响。“监察官让你去。”这是喊声的内容。更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喊声所用的语气：粗鲁，鲁莽，像是发布命令。他定不会相信这是看守弗朗茨发出来的声音。事实上，命令本身他是欢迎的。“总算有消息了。”他也喊了一声，以示回应；然后关上食柜，匆匆走进隔壁房间。两个看守站在那儿，看见他以后好像理所当然似地马上把K推回他的房间里。“你想做什么？”他们嚷道，“你认为只穿件衬衫就能去见监察官吗？他会狠狠揍你一顿，连我们也不能幸免。”“随我的便吧，该死的。”K大声说道，但是他这时已被推到衣柜前，“是你们把我从床上拽起来的，可别指望我穿戴整齐，衣冠整洁。”“必须这么做。”看守说。只要K一提高嗓门，他们就变得非常高兴，甚至还略带压抑，想借此把他搞糊涂，或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恢复理智。“无聊的形式！”他愤怒地说。他从椅子上拿起一件外套，两手撑了一会儿，好像是让看守们瞧瞧，穿这件是不是合适。他们摇摇头。“你必须穿件黑衣服。”他们说。K把衣服扔到地板上，对他们说：“又不是被判了死刑。”他自己也搞不明白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两个看守笑了笑，还是坚持起初的说法：“必须穿件黑衣服。”“假使这样做是为了使我的案子处理得快

一些，那我倒不在乎。”K回答说。他打开衣柜，在一大堆衣服中翻了半天，终于找出了他那件最漂亮的黑上衣。这是一件缝制考究的普通西装，熟人们见了都赞不绝口。然后他又选了一件衬衫，开始认真打扮起来。他在心里想道：无论怎么说，为了使诉讼过程赶快开始，他已经想了法子，以便让两个看守忘了叫他洗澡。他偷偷瞥了他们一眼，看看他们是不是想起来了让他洗澡；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点。不过威廉倒没有忘记派弗朗茨去向监察官报告说K正在更衣。

他全部穿戴完毕后，便出发了，威廉紧紧跟在他后面。他穿过隔壁那间现在已经空无一人的房间，走进旁边的屋子：这间屋子的两扇门都开着。K很清楚，最近一位名叫布尔斯特纳的打字员小姐租了这间房间。她每天很早就去上班，很晚才能回家，K只是在碰见她的时候和她讲过几句话。只是现在，她床边的小茶几被推到屋子中间当桌子用；监察官正坐在小茶几后面，叉着双腿，一只胳膊放在椅子背上。

三个年轻人站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看着布尔斯特纳的几张照片；那些照片嵌在镜框中，挂在墙上。窗子被打开了，一件白色的女上衣挂在窗门上，来回摇晃。马路对面的那扇窗子后面，又出现了那两个老人，不过他们的圈子变大了，因为在他们身后还站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高出他们一头一肩，衬衫领口微敞着，手指头老在捋着他那微带红色的山羊胡子。“约瑟夫·K？”监察官问道，可能他只是想把K的毫不在乎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来。K点点头。“你对今天上午发生的事也许觉得很奇怪吧？”监察官问，两只手在摆弄着小茶几上的几样东西：一支蜡烛，一个火柴盒，一本书和一个针扎。好像这些东西对他进行审判是有用的似的。“当然。”K说，他为自己终于遇见了

一个讲道理、可以就此事一起谈谈的人而感到高兴。“当然，我觉得奇怪，不过，我并不觉得十分奇怪。”“不十分奇怪？”监察官问，他把蜡烛放在茶几中间，并把其他东西摆在蜡烛周围。

“可能是场误会，”K赶紧补充道，“我是说……”说到这里，K不再说话，环顾了一下四周，想找把椅子。“我想我可以坐下吧？”他问。“这不符合习惯。”监察官回答道。“我是说，”K直截了当地说，“我当然觉得很奇怪；不过，像我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已经滚打了三十年，为了闯出一条路而奋斗过的人，已经变得对奇怪的事情漠不关心了，不怎么认真对待了，今天上午的事尤其是这样。”“为什么今天上午的事尤其是这样呢？”“我并不是说，我把今天上午的事当作开玩笑。假使真是玩笑的话，这一系列准备工作未免做得太周全了。公寓里的所有人，以及你们全体，都介入了；这对于开玩笑来说，未免不合情理了一点。因此我不认为这是开玩笑。”“很对。”监察官说，他好像想搞清楚火柴盒里有多少根火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K接着说，他把脸转向屋里的每个人，想把站在照片旁边的三个年轻人的注意力也吸引过来，“这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我这么说的事实依据是：虽然我被指控犯了罪，但我回想不起我曾经有过什么过错，以至于现在要受到指控。然而，即便这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想问问：究竟是谁指控了我？是什么机构负责审判？你们是法官吗？毕竟你们当中谁也没有穿工作服，”他说到这里，对弗朗茨掉过头去，“假使你的衣服也不能算作工作服的话，它更像是旅游者的行装。我要求你们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答复。我相信，经过解释以后，我们就能十分友好地互道再见了。”监察官把火柴盒扔到茶几上，“你想入非非了，”他说，“这里的先生们和我本人在你的案子中都丝毫没有

任何地位，我们事实上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穿上最正规的工作服，而你的案子一点也不会变得更糟。我甚至不能肯定，你是否被控犯了罪，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指控了你。你被捕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更多的我就知道了。看守们可能给你留下了另一种看法，但他们只是不负责任地胡乱议论。不过，虽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倒还是可以给你一个忠告：少捉摸我们，少去想你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别这样大声叫嚷去表示你的清白。毕竟你在其他方面给人家留下的印象不错，这么一叫嚷，反而会坏事。你还应该尽量少开口，你刚才讲的每句话几乎都可以添油加醋，再写进你的表现记录中；无论如何，这都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

K一直盯着监察官：难道他需要让一个可能比自己还年轻的人教导自己应该怎么为人处世吗？难道他会因为直言不讳而遭人指责，受到惩罚吗？难道他的确打听不出他为什么会被捕以及是谁派人来逮捕他的吗？

他有点烦躁，开始来回踱步——没有人阻止他。他挽起袖口，用手指触摸着衬衫的前襟，拨弄着头发。他从那三个年轻人身边走过时说：“完全是胡闹！”于是，他们转过身来，用同情又严肃的目光看着他。最后，他走到监察官的桌子前面。“哈斯特勒律师是我的私人朋友，”他说，“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当然可以，”监察官回答道，“不过，我看不出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意义，除非你有什么私事要跟他商量。”“给他打电话会有什么意义？”K嚷道，与其说他感到气愤，还不如说他感到很诧异，“你究竟是什么人？你要求我理智一些，而你的行为却无聊得只有你自己才想得出来！即便是狗也会很讨厌的。你们先是闯进我的家，然后在屋子里面晃荡；而我则要想尽办法，

徒劳无益地思索被捕的原因。既然我已经被捕，给一位律师打电话一点意义也没有。好吧，我不打电话了。”“你想打就打吧，”监察官一边说，一边朝门厅方向摆摆手，那儿有电话，“请去打电话吧。”“不，现在我不想打了。”K说着朝窗前往去。

马路对面的那三个人还在看热闹，他们看得非常投入。K在窗前出现时，他们的乐趣第一次好像受了点影响。两个老人挪动着身子，好像想要站起来，但是后面的那个男人却没事似地请他们安心。“还有不少看热闹的！”K用手指头指着那三个人，对监察官大声嚷道。“散开。”他朝马路对面大声喊。那三个人立即往后退了几步，而两个老人几乎躲到了年轻人的背后。年轻人用他那高大的身体护着他们，依据他的唇部动作判断，他正在说着什么，但由于距离太远，听不见他说的话。他们并没有离开，好像在等待机会，准备悄悄回到窗前来。“多管闲事，不体谅别人的讨厌鬼！”K又转过身来，对着屋里说。他朝旁边瞥了一眼后，心想，监察官或许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有可能监察官根本没在听，因为他把一只手紧紧按在桌面上，好像在比较五个指头的长短。两个看守坐在一个木箱上，不停地抖着腿；木箱上蒙着一块绣花布。三个年轻人手按着臀部，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屋里静悄悄的，像是在某个一个人也没有的办公室里。“来吧，先生们。”K大声说道，他有一瞬间竟认为自己是全体在场者的负责人，“从你们的眼睛中可以看出，我的事情好像已经处理完了。我的意见是，现在最好别再计较你们之前的行为究竟合不合法了，大家握握手，以友好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吧。假使你们的意见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他朝监察官的桌子走去，伸出他的手。监察官抬起眼睛，咬着嘴，瞪着K朝他递过

来的那只手。K想监察官肯定会握住这只主动伸过来的手；然而恰好相反，监察官站了起来，拿起放在布尔斯特纳小姐床上的那顶硬圆帽，用两只手把帽子仔细地按在头上，好像是第一次试戴似的。“你把一切看得太简单了！”他一边戴帽子，一边对K说，“你认为我们能以这样友好的方式解决这件事吗？不，肯定不可能办到。不过，我并不是劝你放弃希望。为什么要放弃希望呢？你只是被捕了，别的没什么。我奉命通知你这件事情。我这样做了，也留意到了你的反应。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说再见了，虽然只是暂时的再见而已，这是很自然的。我想，你现在该到银行里去了吧？”“到银行里去？”K问道，“我认为，我刚才已经被捕了，不是吗？”K略带挑衅地问道。虽然他提出的握手的建议没有被理会，他仍然觉得自己和这些人越来越没有关系了，尤其是现在，尤其是当监察官起身要走时，他更觉得如此。他们在和他逗着玩。他真想在他们出门的时候跑步追上去，一直追到大门口，将他们一军，让他们把自己当作囚徒带走。所以他又重复了一遍：“既然我已经被捕了，那怎么可以到银行里去呢？”“噢，我明白了，”已经走到门边的监察官说，“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你被捕了，这是确定的，但是这并不禁止你去工作，也不会阻碍你正常的生活。”“这么说来，被捕并不是一件相当糟糕的事情。”K走到监察官跟前说。“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坏事。”监察官说。“既然如此，那就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告诉我我已经被捕这件事情了。”K说着，他走得更近了。其他人也靠上前来，都聚集在门边的一小块地方。“这是我的责任。”监察官回答道。“一个愚蠢的责任。”K毫不客气。“可能是这样，”监察官说，“不过我们没必要在这种争论中浪费时间。刚才我还觉得你会愿意到银行里去呢。既然你在用词上这么